

金報

人物譜



《金瓶梅》人物谱



《金瓶梅》人物谱

石昌渝 尹恭弘 著

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海门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.875 插页2 字数227,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,000册

ISBN 7-80519-098-4/I·24

责任编辑：吴小平 定价：3.70 元

前言

话说《金瓶梅》

说到《金瓶梅》，似乎首先得为它的名声一辩。多少年来，人们提到《金瓶梅》就会联想到色情。这种联想首先发生在封建时代的道学家的头脑里，道学家们认为它是一部导淫宣欲的坏人心性的小说，施以抨击，加以禁止。久而久之，《金瓶梅》便背上了“淫书”的恶名。这是不公平的。判断一部书是不是淫书，要看它是不是以宣淫为目的。《金瓶梅》的确有许多男女床第行为的描写，就算这些统统都是色情描写吧，它们在全书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重呢？如果删去它们，全书会不会空空如也了呢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《金瓶梅词话》删除的文字共计一万九千一百六十一字，这种删除，应当说是彻底的，它实在比现行的《红楼梦》还要“清洁”，这删除的文字在近百万字的全书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二。经过删除的本子，原书的基本思想内容并没有受到

损害。这就足以说明，《金瓶梅》的价值并不系于“色情”之上。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愤世的书。作品描写的时代标识为宋朝，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嘉靖、万历时代的社会生活。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极其不满，这种不满几近于绝望。他以《水浒传》武松杀嫂的一段情节为引子，导出了破落户出身而飞黄腾达的西门庆，把读者的视线引向了西门庆的家庭生活，并又由这个家庭辐射开去，向我们展开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。他把人物安置在这种真实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，让他们的心灵、情感和一切欲望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，逼使读者面对丑恶然而却是真实的人生。

作者不满的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市儉封建主义。“市儉封建主义”这个词，作者头脑里是没有的，但这个词所包含的实际内涵，作者却是牢牢地把握住了。封建主义是指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。它当然不是一个凝固的形态。在它全盛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，我们姑且称它为传统的封建主义。而这种封建主义到了明代，特别是到了明代中期，显然遇到了危机。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商人势力的壮大，金钱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达官贵族们抛弃了鄙视商业的传统观念，居然也在作官之时另辟生财之道，搞起经商的副业来；而那些昨天还被传统观念视为贱民的棍徒，因为暴发有钱，居然也跻进官宦的行列，脸上浮着粗鄙的得意的笑，穿着腥红的官服在朝廷在地方大摇大摆。一方面是封建市儉化，另一方面是市儉封建化，封建和市儉结合起来，这就是“市儉封建主义”。在《金瓶梅》里，作者描写了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当朝太师蔡京，这是市儉化了的官僚，描写了由暴发户当官的西门庆，这是封建化了的市儉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为要牟取盐引暴利，宴请巡盐蔡御史，特在花园翡翠轩高烧银烛，备妓女侍候。

蔡御史看见，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可，便说道：“四泉，你如何这等爱厚？恐使不得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与昔日东山之游，又何别

乎？”蔡御史道：“恐我不如安石之才，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。”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，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。

蔡御史是新科状元，西门庆则是一丁不识的市井棍徒，他们在财和色的面前融洽一体，外表儒雅，内里鄙俗，这就是市侩封建主义的境界。

西门庆是《金瓶梅》的主角。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形象画廊里，他是独一无二的形象。他出场的时候只是一个生药铺的老板，还不能直接找县官说话，武松告他“夺妻杀夫”，他惶惶然，只能够找到皂隶李外传打探消息。几年以后，他家的客厅里不仅坐着巡按、御史大人，而且有钦差大臣堂堂太尉。他不再拜知县父母官，反过来，知县和地方文武官员都要走他的门路，去求巡按大人在例行的举劾中抬举自己。西门庆一身，竟然牵动山东一省，其权势真是炙手可热。他在地方犹然一霸，贪鄙好色，枉法贪赃，为所欲为。作者描写清河县的一家皇亲都被西门庆压倒。妓女郑爱月正在王皇亲家里供唱，西门庆可以派军人传她立即出来，到他西门庆家来侍候。西门庆要建筑自己的庄子，可以强拆向皇亲的房子。而白皇亲的一座大螺蛳大理石屏风和两架铜锣铜鼓，却也以三十两银子的低价当给了西门庆。皇亲国戚跌落到要向西门庆这样的市井棍徒低头的地步，世道真是大变了，作者对于这样江河日下的世风，愤懑之中还糅杂有酸楚、悲哀、莫可奈何的感情。更为甚者，西门庆竟然跨入招宣府中，占有招宣的遗孀，并且不是十分情愿地收招宣的儿子为义子。西门庆所以能够这样飞黄腾达，关键在于钱的神通。他的理刑副千户的官职是用一副厚重的生辰担换来的。过往清河的朝廷大员，他都不惜重金进行贿赂。金钱转化为权势，反过来权势则转化为更多的金钱。西门庆这样转手几次，便成了权势和金钱的特大富翁。《金瓶梅》写的唯一的清官曾孝序要弹劾西门庆，但没有劾倒西门庆，自己的乌纱帽反弄丢了。显然，西门庆不是一个孤立的人，

朝廷上有蔡太师这样的靠山，地方上有巡按府台庇护，左右有狐群狗党，下有地痞流氓，他不过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环。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那样的政治局面社会局面不变，西门庆就倒不了。西门庆是纵欲身亡的，他死后，立即就有一个张二官来代替他。直到小说结局，蔡太师一伙被参劾倒了，但黄太尉仍在位，地方官吏依然如故。作者大概认为这个社会是无可救药了。他看到的是黑暗，黑暗，最后还是黑暗。

作者对社会现状不满，但他并不把这一切归结为社会制度的原因，他认为病根在人性的贪欲。小说正文前有酒色财气“四贪词”，开头就议论“情色”二字，话都是在当时小说中习见的套话，没有什么新意，但它们却有实在的内容，并不是空话。作者笔下，上至皇帝大臣，下至贩夫走卒，几乎没有不贪不欲的。皇帝虽未出场，但皇帝的花石纲却经过了清河县附近的运河河道，当时河中水枯，征集八郡民夫牵挽，弄得官吏倒悬，民不聊生。皇帝如此，蔡太师黄太尉宋巡按蔡御史李知县夏提刑等等概不在话下了。作者集中笔墨描写的是西门庆和他的第五房妾潘金莲。西门庆是贪欲的化身。“酒色财气”一应俱全，然而他追求最热的却是色欲。他的财富还不十分雄厚的时候，他的地位还不够显赫而且巩固的时候，他不得不把他精力的主要部分去聚敛财富和攫取权力，第四十九回他挫败曹御史的参劾，意味着他的行为超越了政府的监督，良心和正义早已被他踩在了脚下，这时政府的权威在他的面前也瘫软下来。他已不必过分地为自己的钱财和地位的稳固而操心，于是他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女人身上。胡僧授于他秘药，郑爱月向他提供可以追逐的女人的信息，他的欲求愈来愈炽，不管美丑良莠，一概兼收并蓄。欲望不但不受他的节制，反而处处支使他，直到把他变成自己的奴隶。几年之间，他就血枯髓干，终于死在了他孜孜以求的女人的石榴裙下。《红楼梦》写了一个对于王熙凤单相思的贾瑞，瑞大爷所拥抱的是一个

虚幻的美人，西门庆虽然接着实在的潘金莲王六儿贲四嫂等等，但意念中浮现的却是不曾到手的何千户娘子蓝氏，他和贾瑞一样都死于难以填满的贪欲。曹雪芹在创作《红楼梦》时肯定受到过《金瓶梅》的影响，他曾把小说题名为《风月宝鉴》，意谓他的小说要为天下好色者戒。不过曹雪芹随即便摆脱了这种思想的羁绊，让自己的创作旨意升华到一个更高更宽更富于诗意的境界。

《金瓶梅》所描叙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关系是极富讽喻和哲理的。西门庆把潘金莲当作泄欲的工具，作为回报，潘金莲也把西门庆当作泄欲的工具。潘金莲是西门庆的贪欲的外化，西门庆死在潘金莲手里也就是死在自己的贪欲手里。应当看到，作者对妇女的观念是极其陈腐的。他抱着“女人祸水”的观点，在小说开头便大讲女色祸国的故事，并且以潘金莲、李瓶儿和庞春梅三个“淫妇”的名字作为小说的题名，让西门庆堂堂六尺之躯断送在她们手里。陈腐的偏见左右了情节的总体构架，把生活的是非因果都倒置了。潘金莲在小说中是一个集旧式妇人恶习之大成的淫妇，美丽的皮囊包裹着一副五毒俱全的坏心肠，尽管她十恶不赦，但不能把一切责任推到她的身上。

然而《金瓶梅》形象所包孕的内容要远远大于作家的思想。《金瓶梅》的价值在认识方面而不在审美方面。作者所持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，他不仅写出了真实的人的内心世界，而且也写出了真实的社会的大千世界。象西门庆这样的恶人，在《水浒传》中只是一个扁平的形象，而《金瓶梅》却赋予了他丰富复杂的多面的性格。坏人也是人。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描写的坏人，比那种“头上长疮、脚下流脓”的坏得透顶的坏人往往还更使人警觉，使人警觉身边的坏人，同时也警觉自己不要变坏。好人和坏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。拿破仑曾感叹：“从崇高庄严到滑稽可笑，相差不过一步之遥。”人生就是这样。《金瓶梅》忠实于人生，它摒弃了“好人一切皆好，坏人一切皆坏”的极端化

的概念化的写法，既写了西门庆的贪鄙狠毒的一面，也写了他对妻妾、朋友们同情宽厚的一面；西门庆是只有欲而没有情的色狼，但对李瓶儿的死却表现了真实的悲恸。这种面向生活的两极汇合式的写法，是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。《金瓶梅》对于社会的描写也是相当真实的，因为真实，便显得非常深刻。作者的政治思想，我看不及《水浒传》那样进步，他笔下的那些梁山英雄，实实在在是一群杀人放火的强盗。武松在这里，带着更多的粗野和凶残，小说描写他杀潘金莲的情形，要比《水浒传》的描写残忍得多。但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忠实于他所描写的对象，不让主观成见左右自己的手笔，而是认真按生活实际情形写下去。在他的笔下，《水浒传》中良心未灭而胆小谨慎的件作何九，也变成贪财趋势的小人；曾想庇护武松的知县，由于受贿，昧着良心不顾王法，要将武松置于死地。《水浒传》认为天下是贪官搞坏的，贪官不少，但毕竟不是官僚机器的全部，而《金瓶梅》则认为贪官是天下造成的，它写了一个唯一的清官曾孝序，因为他清，他就要丢官，清官在那个社会是行不通的。在揭露社会真实情况这一点上，《金瓶梅》比《水浒传》要深刻和广泛一些。

《金瓶梅》这部小说因了“淫书”的名声，引起人们的好奇。其实，它没有传奇式的情节，也没有诗情画意的令人陶醉的描写，它写的是一个市井家庭的日常生活，妻妾的争风吃醋，恶棍的吃喝玩乐，完全是一幅市井社会的风俗画。但是《金瓶梅》的艺术创新正表现在这里。过去的长篇小说都是英雄传奇，《三国演义》写的是历史的英雄，《水浒传》写的是江湖的英雄，《西游记》写的是幻想中的英雄，而《金瓶梅》却转而来写世俗的凡人，这不能不说是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性的开拓。不单是题材，还有人物塑造、结构方式、细节描写和语言运用等等方面，都给予了后来的长篇小说以深远的影响。甚至可以这样说：没有《金

瓶梅》便没有《红楼梦》。

一个时代的文学构成，按其阶层划分，可以分为民间文学、市民文学和文人文学。《金瓶梅》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。这倒不是因为它写了市民的生活，主要是因为它反映了市民的心理和审美趣味。我不同意把中国的市民与欧洲的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等量齐观，明代中晚期的市民带着浓重的封建色彩。但市民又毕竟与商业和手工业相联系，不同于封建地主阶级。市民的心理和审美趣味决定了《金瓶梅》的风格，决定了它的长处和短处，决定了它的优点和缺点，决定了它的精华和糟粕。作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生活，有深切的体验，却没有凌驾，他是站在作品人物的同一水平线上，描写人物和人物的生活。这些描写是真实的却又是短视的。同是揭露黑暗，《金瓶梅》比俄国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显得灰色，给人以一种压抑感和窒息感；同样是写人生的悲剧，《金瓶梅》没有《红楼梦》那样的理想的光照。《金瓶梅》缺乏爱心和美心，作品虽有真实却没有诗意。作者的审美趣味，虽然给我们展示出传统诗文所不屑涉猎的情感角落和生活方面，但在描写中却明显流露出轻薄和恶谑。不能说作者对于男女床第行为的描写都纯粹是色情描写，在总体上说，这些文字是有所寄寓的，反映了那个病态社会里男女之间的病态的肉体关系，揭露了鄙俗的功利主义，揭露了奴役和被奴役，对于这一点，比较稍后的传为李渔所作的《肉蒲团》便可释然了；然而作者的描写也包含有低级的趣味，因而使得这些描写好象是在客观地展览。这些描写对于一般读者之不适宜，是十分显然的。但是，我们不要误解，以为《金瓶梅》的糟粕全在这里。一部文学作品，其精华和糟粕是同在的，不能从章节文字篇幅上把它们割开，只有通过读者的理性，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达到真正的扬弃。

(石昌渝)

西門慶



目 录

1	前言：话说《金瓶梅》
1	西门庆
19	潘金莲
43	李瓶儿
57	庞春梅
69	吴月娘
83	孟玉楼
93	李娇儿
101	孙雪娥
109	陈经济
123	宋惠莲
135	应伯爵

149	李桂姐
161	来 保
171	来 旺
179	书童·琴童
189	玳安·平安
201	韩道国
211	西门大姐·潘姥姥
221	王六儿·如意儿·黄 四嫂·林太太
229	官场人物 上
241	官场人物 中
251	官场人物 下
261	媒婆·尼姑·秀才· 地痞
280	附录：《金瓶梅》人 物表

西门庆

破落户出身。从小闲游浪荡，巴结官府而暴发，官至理刑千户。纵欲身亡。

西门庆，熟悉《水浒》故事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一个好色的恶棍，他毒杀武大郎，夺了潘金莲，但好景不长，武松为兄报仇，寻到狮子街楼上，将他攒下街心去，一刀结果了性命。这段故事在《水浒》中只占三回，主角是武松，他是配角，他是与官府勾结的地方恶势力的化身。武松因为他与官府闹翻，从而走上反叛的路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的作者别出机杼，不让他就这样死在英雄武松的刀下，说武松在酒楼上杀死的并不是西门庆，而是县衙皂隶李外传，西门庆已经从楼后窗口溜走，武松报仇未遂，却已犯下杀人之罪，被官府发配到二千里外的孟州（宋代的孟州、元代的孟州和明代的孟县即今河南省孟县，距清河县并无二千里之遥）去。潘金莲也没有就被武松杀死，武松从东京回到清河县时，她已经嫁进西门庆家，武松还没有来得及寻她报仇就以杀人罪

给押解出境，作者让她多活了七年，让她的性格在西门庆家庭里得到充分的表现。《金瓶梅》的故事从《水浒》“武松杀嫂”三回书里生发出来，演绎成一部长达百万言的百回大书，它以西门庆为中心人物，描写了他的家庭的盛衰，并环绕着这个家庭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。西门庆从一个破落户发迹起来，巴结上东京的蔡太师，买到理刑千户的官职，凭藉着政治靠山和地方关系，贪赃枉法，行私舞弊，无恶不作，他的财富越来越多，势力越来越大，他的淫欲也随之而越来越炽，最后终因纵欲而身亡。西门庆死后，潘金莲被正妻吴月娘逐出家门，恰逢武松遇大赦归来，——武松发配到孟州之后，醉打蒋门神、血溅鸳鸯楼，流落江湖，途听太子立东宫，放郊天大赦，便回到清河县，恢复了县衙都头之职。——被武松寻着机会杀了。西门庆虽然没有死在武松的刀下，后来却死在了一群淫妇的裙下，作者这样安排，是要他走完那个时代一个贪欲的恶棍必定会走的人生历程，把他的灵魂给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，昭示世人。在此，西门庆不再是一个被意念化了的单一性格的扁平人物，而是一个具有全新内涵的典型形象。这样一个亦官亦商、鄙俗不堪的恶霸形象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，是《金瓶梅》的伟大贡献。

按《金瓶梅》的纪年，故事起自北宋徽宗政和二年(1112)，结于南宋建炎元年(1127)，总共约十六年的时间。西门庆出场时二十五、六岁，死时三十三岁，这就是说，小说的主要情节发生在七、八年间。小说以宋朝年号为时代的标识，实际描写的是明朝中、晚期的社会生活。

西门庆经商，却不是一个地道的商人。“富贵必因奸巧得，功名全仗邓通成”。他原是一个破落户，因为交通官府，说事过钱，渐次有了钱和势，在县门开了一个生药铺。接着又发了几笔横财。第一笔是商人的遗孀孟玉楼给他带来的。薛嫂给西门庆做媒，向他介绍孟玉楼，渲染的是孟玉楼有钱：“南京拔步床也有

两张。四季衣服，妆花袍儿，插不下手去，也有四五只箱子。珠子箍儿，胡珠环子，金宝石头面，金钗银钏不消说。手里现银子，他也有上千两。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。”媒婆的美言自然不可尽信，不过，为了报答这笔婚姻交易所得到的好处，西门庆前后付给了孟玉楼姑母共一百两银子和两匹尺头，可见孟玉楼的确有钱。论姿色，孟玉楼唯可称道的是身段儿修长，脸相不美，有几点微麻，并且长西门庆二岁。她能打动西门庆的，除了弹得一手月琴之外，恐怕就只有钱财了。“世上钱财，乃是众生脑髓，最能动人”。西门庆能够把俏丽的潘金莲暂时搁在一边，营营于孟玉楼的婚娶，图的主要是钱。第二笔横财是从李瓶儿那里得来的。李瓶儿原是梁中书的侍妾，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，梁山好汉李逵大闹梁府，李瓶儿乘乱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和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逃出来，嫁给花太监的侄子花子虚，花太监的遗产都落到花子虚、李瓶儿手里。李瓶儿有钱又有姿色，西门庆一见就“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”。西门庆先是与她私通，随后利用一场官司，把花家的大部财产都弄到手。李瓶儿痴爱着西门庆，她连人带钱都拱手交付给西门庆，西门庆的正室夫人吴月娘见了李瓶儿的钱财，也忘了妒嫉、良心和羞耻，主动为丈夫出谋献策。花子虚被气死后，李瓶儿颇费周折地嫁到西门家来。第三笔横财是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避难时所带来的陈家的箱笼细软。陈经济的父亲陈洪是提督杨戩的奸党，杨戩被参倒，陈洪料到自己必被牵连，于是把财产转移到清河县西门庆家里。西门庆死后，陈经济与潘金莲通奸的事暴露了，陈经济被赶出西门家，他多次要索还当年寄放的细软金银箱笼，但最终也没有完全要得回来。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

发了这几笔财，西门庆给蔡太师送上一份厚重的生辰担，换得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职。接着又巴结上朱太尉、翟管家以及巡抚、巡按等等朝廷要员和地方大吏，他的腰杆更硬，财

也更大了。枉法贪赃，偷税漏税，投机盐引，他的财富象雪球越滚越大。到他临死的时候，他委托傅伙计经营的缎子铺是五万两银子本钱，委托贾四经营的绒线铺是六千五百两本钱，委托吴二舅经营的绸绒铺是五千两本钱，家门前的缎子铺和生药铺分别是二万两和五千两本钱。

西门庆的偌大资本基本上不是靠商业利润的积累，而是依仗官府特权巧取豪夺而来。他买通税卡官员，从江南运来的大宗货物只是象征性地缴纳一点税银。他买通巡盐御史，在三万盐引上做手脚。他买通山东巡按，把朝廷的一笔巨额的古董生意总揽到手。他不仅与官勾结大牟其利，而且利用自己当官的身份，枉法贪赃，仅苗青杀人一案，他就得贿银五百两。以西门庆的经商本事，未必竞争得过他的商业对手。蒋竹山入赘李瓶儿，开了一家生药铺，西门庆便大为恼怒，嘱流氓和勾结官府把它砸了个稀烂。事后他责问李瓶儿：“你嫁了别人，我倒也不恼，那矮王八有什么起解？你把他倒踏进门去，拿本钱与他开铺子，在我眼皮子跟前开铺子，要撑我的买卖！”与其说西门庆是一个商人，不如说是一个披着衙门虎皮、站在商店柜台上的恶棍。

《金瓶梅》对于西门庆的商业活动是轻描淡写的，小说主要描写他对权势、金钱和女人的追求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以单纯的商业在社会立足，其地位是十分脆弱的，经不起天灾人祸。商人的普遍心理是发了财，就立即买田置地，立即买官买功名，有了土地有了权势，财富便才算有了根基。这种情况，在明代中期以后尤为明显。市侩的封建化和封建的市侩化，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。封建时代卖官鬻爵，甚至悬秤升官，指方补价，并不始于明代，至少在东汉后期就已有这类丑闻。然而，明代以前的卖官，大抵只卖给地主，早一些时候只卖给豪族地主。象西门庆这样的无赖恶棍也可以买官，乃是明代中期以后的特有现象。王锜《寓圃杂记》说：“近年补官之价甚廉，不分良贱，纳银四十两即得